

義診，讓我愛上柬埔寨

文、圖／謝金龍 北區慈濟人醫會副召集人

利用候機前的時間，走進機場書店，剛好有個花車擺了一系列有關柬埔寨的書籍。第二名《the Killing Field》曾拍成電影；第三名《First They Killed My Father》目前 Netflix 仍在上映。我於是挑了第一名的《Cambodia's Curse》（臺灣譯作《柬埔寨：被詛咒的國度》）。

翻開書，這幾句話映入眼簾：「Be careful because Cambodia is 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you will ever visit. You will fall in love with it, and eventually it will break your heart.」（小心，因為柬埔寨會是你造訪過最危險的地方。你會愛上它，而最終，它會讓你心碎。）Joseph Mussomeli（穆索梅利、前美國駐柬埔寨大使）會跟美國遊客如是說，用著誇張、戲劇性的語氣。

Whoops！回想這幾天的義診過程，我愛上它了嗎？或許；但心碎？不會吧！

初相見

最近說到柬埔寨，大家的印象都離不開詐騙集團、詐騙園區的負面新聞；一個好像充滿貪婪的國度，卻忘了千年古蹟吳哥窟是多少人想去探訪的打卡熱點



格羅戈轉診醫院廣場的七龍佛像。

之一！這樣一個充滿謎又令人遐想的古帝國，經過戰亂人禍多年，只能在緬懷中探尋。

現今的柬埔寨，人民正努力地追上世界水平。柬埔寨的德崇 (Techo) 國際機場去年九月才開始營運，與約旦安曼機場都出自福斯特建築事務所 (Foster+Partner) 的設計團隊。據當地志工說，我們是義診團隊第一團從這裡出關的！由於與 TYDA 組織關係良好，所以醫療團得以走快速通關通道。

入境大廳，高挑鏤空的天花板。高

聳的柱子拔地而起，如棕櫚樹一般，很有生命力，或也代表著重生的柬埔寨！

由於距離義診地點格羅戈轉診醫院 (Krakor Referral Hospital) 將近一百九十一公里，所以大隊分乘兩輛車往目的地飛奔趕路。為了節省時間，午餐就在車上享用當地志工半路送來的便當。打開餐盒，賣相雖不討喜，但一入口，整個味道都出來了！看似炒飯，卻帶點乾煎後的香味；愈嚼愈香，讓人吃了會懷念，不吃會想念！

遇見菩薩

義診點就在菩薩省 (Pursat Province)。這裡有一條河流到洞里薩湖，也叫菩薩河。聽來很親切也

很讓人振奮。因為接下來，我們要去做的就是利益眾生的菩薩事！

義診點的醫院廣場，左側有一尊莊嚴的佛像。佛陀雙手結禪定印，結跏趺坐，背後有目支鄰陀龍（梵語 Mucilinda，或說七頭蛇王 Naga）守護著。夕陽裡，在暖色的陽光照耀下，更襯托出平靜、祥和、慈悲的臉龐。醫院左側，可看見七龍佛像，目支鄰陀龍將身體撐開，保護剛得道的佛陀，免於暴雨摧打。臺灣義診團隊在謝明勳師兄帶領下，向佛陀問訊後，接著認識環境。

牙科區，由新加坡陳添旺醫師帶領的先遣團隊，負責絕大部分牙科區作業所需的設備器材，差不多都設置妥當了。由於我要做根管治療，夏毅然醫師



北區人醫謝金龍醫師（右二）與新加坡鄧國榮醫師（右三）時常在海外義診聚首。攝影／楊志煌

要手術拔牙，所以特別架設了兩臺暱稱為「慈濟 007」的牙科設備。內有超音波洗牙機、高低速磨牙機、LED 固化機等，一應俱全。可以一只皮箱走遍天下！

牙科沒水沒電就無法大展身手，所以「管線」師兄們就顯得特別重要了！記得有次在約旦義診，當地說好電力沒問題，現場卻連連跳電，看牙就只好斷斷續續。林金安與張讚生二位師兄二話不說，就爬上電線桿將電接到室內，解決了那兩天用電的問題。只要有他們在，就是我們最堅實的靠山。

看著大家分工合作，接水電的接水電，擺桌子當供應臺，架設大型電風扇……明天在這個帳篷底下，將有十三床的診療椅。可以想見接下來三天定是人聲鼎沸的光景～

此時，夕陽西沉，斜照的陽光透進紗幕，微風輕輕地撥動簾子，讓人產生了些許涼意的錯覺。是風動，還是心動了？

傍晚的陽光已經減弱，斜灑進來牙科區。

義診現場

一早，我把從臺灣帶來的根管設備一字排開，這次特地帶來 Riva Star Aqua（另類的 SDF），利用它來阻斷齲齒的進行，不只可以降低蛀牙率，還可以搶救牙齒不至於走到根管治療的地步。

新加坡團隊一早從金邊趕過來。我與鄧國榮醫師相識十多年，在菲律賓、



北區人醫會牙科團隊特別製作的紀念徽章，感恩林逸明師兄贊助。小小心意，大大凝聚。

斯里蘭卡都曾一起奮鬥過，所以默契十足，很感佩他的行動力與大承擔！他也帶出新加坡人醫會厚實的後勤機動能力，才能每年多次的四處支援海外義診，但他謙虛地說：「因為新加坡福利太好，沒有很多福田可耕，只能往海外發展。」其實，他們對星國在地的弱勢族群以及教養機構也是付出不遺餘力！

等到新加坡團隊到達，我代表臺灣牙科團隊，將去年林逸明師兄製作的徽章（此團擔任牙科助理）一一致贈團員。這時，鄧醫師迅速掏出手機吊飾跟我說：「去年在斯里蘭卡結緣的『一路平安』（一隻小鹿吊飾，取其諧音），我都隨時掛著呢！」聽了好窩心，不愧是多年南征北討的戰友。

再加上 TYDA 的志工（有的是執業醫師，大多是牙醫系的高年級生）就全員到齊。許智亮醫師（新加坡）做了簡短的義診動線、注意事項等說明後，再由我介紹臺灣團隊。同時也鼓勵醫學生，想要學根管治療的人，可以到我這邊跟診。

然後就各就各位，義診開始！

溫馨小站

牙科沒有感人肺腑的故事，只有溫馨小品。

第一天，求診的病人已經排滿在外面等候。一位女生，怯生生地張開嘴。她的門牙缺損得很厲害，怪不得會不好意思張嘴，更不用說開懷大笑了！把它補得漂漂亮亮的，再用手機拍給她看，整個都笑開懷了！

接下來有幾個根管治療，在高溫環境下操作，真是修煉！不能急，一急就會壞了事。尤其是在找上顎大白齒的MB2（近心頰側第二神經根管）。

跟診的何嘉宜醫師（新加坡，相當臺灣的PGY2）問我：「open access（根

管治療的洞）是不是很重要？」

「當然啊！妳假如開口開得好，可以不用看口鏡就可以找到根管開口。妳的放大鏡是幾倍？」

「三倍。」

「那太好了，等一下再有 case 時，就讓妳來做。我的是二倍，有時還要靠手感去找。看到了嗎？MB2 在這裡！」我用口鏡照給他們看。

轉頭問醫學生，「讓你們拍 X 光片，如何？」他們欣然地帶患者到後方的 X 光區，打開筆電，對好位置，按下快門。發現他們擺片子的技術真不錯，影像變形機率不是很大，很快就換算出實際的根管長度。

後來，果真遇上了上顎第一大白齒要



TYDA 成員在謝金龍醫師指導下為病人進行治療服務。

做根管治療，就放手給何醫師。在她找不到 MB2 時，幫她一把。終於完成她人生第一顆大白齒的診療！

問她，「妳在澳洲實習沒做過嗎？」

「有啊，可是老師不放心，大部分都是他們幫忙完成。」

「因為老師怕被妳搞砸了，收尾更困難啊！」

我們哈哈大笑！所以保護得太好，也阻礙了成長！

義診最後一天，時近中午，鄧醫師下達指令要打包器械了，但夏副（台北慈院醫療部夏毅然副主任）轉診了兩位三、四歲的小孩過來，說要根管治療。這兩位小朋友的家長本來是要求拔牙的，但夏醫師考量孩子年紀小，拔牙後需很長時間，牙齒才能長出來，到時候肯定長得亂七八糟的！



牙科團隊合力為病人解除病痛。

我看了 X 光片，轉頭請第一位小病人拿鏡子看我在做什麼。期間迅速地完成治療，等他想起時，已經忘了哭泣了！第二位小病人，大白齒長了膿包。檢查了齲齒範圍不大，跟家長溝通後，打了麻藥，做完根管再用 Fuji IX 填補。

在海外義診看小孩，最難的不是治療而是溝通，語言不通，很難做所謂的 tell-show-do（兒童牙科常用的行為引導技巧），只能比手畫腳。幸好這些小朋友的耐受度很高，或許正是「沒有傘的孩子，只能努力奔跑。你不勇敢，沒人替你堅強！」

與佛陀告假

柬埔寨，一個以佛教為國教的國度，處處可見佛陀的法像，不僅在寺廟裡，連街道旁都可見，供人膜拜，就像斯里蘭卡一樣。不同的是，斯里蘭卡機場（班達拉奈克）的佛像位於入境大廳，柬埔寨則是在出境大廳。

這尊金色、九公尺高盤坐的佛像，雙眼垂視眾生。右手結說法印（或說教學印）掌心有著法輪，嘴角帶著慈祥的微笑，好似要說：先停歇腳步吧，讓我說法給你聽。興許是眾生剛強難調伏，只好欲言又止：因緣不可思議，不可說，不可說。

走到候機室，左手邊是護法神迦樓羅 (Garuda)，右手邊則是觀世音菩薩石雕。應是祝福所有旅人旅途平安！又像是鼓勵著我們能如觀世音菩薩一樣，千處祈求千處現。

心中的漣漪

回到臺灣，坐在舒適的冷氣房診間看診，腦海中卻時不時閃過義診的場景。柬國民眾良善的笑容，解決他們病痛後，誠摯合十感恩的舉動……很難想像在半世紀前，他們正遭受著人性扭曲的磨難：有四分之一的人口被消失、清洗，人命如螻蛄般脆弱。在《被詛咒的國度》一書裡寫著，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經歷過紅色高棉 (Khmer Rouge) 時期

的人民患有 PTSD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也稱創傷症候群)，很驚人的數據！

是信仰陪伴他們走出陰霾，讓他們能微笑面對苦難？還是他們微笑的基因早在千年前，在雕刻巴戎寺神秘微笑佛像時，也被鑲嵌進去了？

衷心期盼柬國百姓能一如朝陽般冉冉升起，迎向未來。(本文轉載自 JSHeartland 靜思園地電子報 <https://www.jsnews.org.tw/stories/item/14017.html>) (人)



謝金龍醫師 (第二排中比雙讀者) 感恩能與牙科團隊圓滿義診任務、共植福田。攝影／楊志煌